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册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鳳凰涅槃.....	郭沫若	(1)
鑄劍.....	魯迅	(7)
燈下漫筆.....	魯迅	(25)
流漫的獄中日記.....	瞿秋白	(31)
一種云.....	瞿秋白	(34)
流氓尼德.....	瞿秋白	(35)
談談《三人行》.....	瞿秋白	(39)
抗爭.....	叶聖陶	(45)
春蚕.....	茅盾	(62)
火.....	叶紫	(82)
包身工.....	夏衍	(105)

鳳凰涅槃

郭沫若

天方國古有神鳥名“菲尼克司”(Phoenix)，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

按此鳥殆即中國所謂鳳凰：雄為鳳，雌為凰。《孔演圖》云：“鳳凰火精，生丹穴”。《廣雅》云：“鳳凰……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

序 曲

除夕將近的空中，
飛來飛去的一對鳳凰，
唱着哀哀的歌聲飛去，
銜着枝枝的香木飛來，
飛來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陰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風凜冽的冰天。

天色昏黃了，

香木集高了，
鳳已飛倦了，
凰已飛倦了，
他們的死期將近了。

鳳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點迸飛。
凰扇火星，
一縷縷的香煙上騰。

鳳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煙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滿。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們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鳳凰！
凤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凤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鳥，
自天外飞来覓葬。

凤 歌

卽卽！卽卽！卽卽！
卽卽！卽卽！卽卽！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鉄！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兒来？
你坐在哪兒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間
他从哪兒来？
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
他从哪兒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
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問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兒知識。
低头我問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兒呼吸。
伸头我問海，
海正揚声而鳴咽。

啊啊！
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鋼石的宝刀也会生
鏽！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獄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們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場。

我們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們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們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獄。

我們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風 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淨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們这縹緲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兒安宿？

啊啊！

我們这縹緲的浮生

好象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瀰漫，

右也是瀰漫，

前不見灯台，

后不見海岸，

帆已破，

槳已断，

楫已飘流，

舵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喚，

怒了的海濤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們这縹緲的浮生

好象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輕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們只是这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癡！癡！痴！

只剩些悲哀，煩惱，寂寥，衰敗，

環繞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

貫串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尸。

啊啊！

我們年青時候的新鮮哪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甘美哪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光華哪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歡愛哪兒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們也要去了，

你們也要去了，

悲哀呀！煩惱呀！寂寥呀！衰敗呀！

鳳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氣蓬蓬了。

時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內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請了！請了！

群鳥歌

鷹岩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從今後該我為空界的霸王！

孔雀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從今後請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鸚鵡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哦！是哪兒來的鼠肉的馨香？

家鴿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从今后請看我們良馴百姓的
安康！

鸚鵡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从今后請听我們雄辯家的主
張！

白鶴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从今后請看我們高蹈派的偷
祥！

鳳凰更生歌

鷄鳴

听潮漲了，
听潮漲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漲了，
春潮漲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春潮漲了，
春潮漲了，
死了的鳳凰更生了。

鳳凰和鳴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鳳。
鳳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新鮮，我們淨朗，
我們華美，我們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熱誠，我們摯愛。
我們歡樂，我們和諧。
一切的一，和諧。
一的一切，和諧。
和諧便是你，和諧便是我。
和諧便是他，和諧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生動，我們自由，
我們雄渾，我們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歡唱，我們翱翔。
我們翱翔，我們歡唱。
一切的一，常在歡唱。
一的一切，常在歡唱。
是你在歡唱？是我在歡唱？
是他在歡唱？是火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只有歡唱！
只有歡唱！
歡唱！
歡唱！
歡唱！

1920年1月20日初稿

1928年1月3日改削

鑄劍

魯迅

一

眉間尺剛和他母親睡下，老鼠便出來咬鍋蓋，使他聽得發煩。他輕輕地叱了幾聲，最初還有些效驗，後來是簡直不理他了，格支格支地徑自咬。他又不肯大聲趕，怕驚醒了白天做得勞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母親。

許多時光之後，平靜了；他也想睡去。忽然，扑通一聲，驚得他又睜開眼。同時聽到沙沙地响，是爪子抓着瓦器的聲音。

“好！該死！”他想着，心里非常高興，一面就輕輕地坐起來。

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門背後，摸到鑽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甕里一照。果然，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裏面了；但是，存水已經不多，爬不出來，只沿着水甕內壁，抓着，團團地轉圈子。

“活該！”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鬧得他不能安穩睡覺的便是它們，很覺得暢快。他將松明插在土牆的小孔里，賞玩着；然而那圓睜的小眼睛，又使他發生了憎恨，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將它直接按到水底去。過了一會，才放手，那老鼠也隨着浮了上來，還是抓着甕壁轉圈子。只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裏面，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

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紅鼻子的人。但这回見了这尖尖的小紅鼻子，却忽然覺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待到他看見全身，——溼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覺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裏，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搗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

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經不能动弹，不过沉浮在水中間，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眉間尺又覺得很可怜，随即折断芦柴，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放在地面上。老鼠先是絲毫不动，后来才有一点呼吸；又許多时，四只脚运动了，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这使眉間尺大吃一惊，不覺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細看时，只見口角上微有鮮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覺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尺兒，你在做什么？”他的母亲已經醒来了，在床上問。

“老鼠……。”他慌忙站起，回轉身去，却只答了两个字。

“是的，老鼠。这我知道。可是你在做什么？杀它呢，还是在救它？”

他沒有回答。松明燒尽了；他默默地立在暗中，漸看見月光的皎洁。

“唉！”他的母亲叹息說，“一交子时，你就是十六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一点也不变。看来，你的父

亲的仇是沒有人報的了。”

他看見他的母親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體都在顫動；低微的聲音里，含着無限的悲哀，使他冷得毛骨悚然，而一轉眼間，又覺得熱血在全身中忽然騰沸。

“父親的仇？父親有什麼仇呢？”他前進幾步，驚急地問。

“有的。還要你去報。我早想告訴你的了；只因為你太小，沒有說。現在你已經成人了，卻還是那樣的性情。這教我怎麼辦呢？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么？”

“能。說罷，母親。我要改過……。”

“自然。我也只得說。你必須改過……。那麼，走過來罷。”

他走過去；他的母親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兩眼發出閃閃的光芒。

“听哪！”她嚴肅地說，“你的父親原是一個鑄劍的名工，天下第一。他的工具，我早已都賣掉了來救了窮了，你已經看不見一點遺迹；但他是一個世上無二的鑄劍的名工。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塊鐵，听說是抱了一回鐵柱之後受孕的，是一塊純青透明的鐵。大王知道是異寶，便決計用來鑄一把劍，想用它保國，用它殺敵，用它防身。不幸你的父親那時偏偏入了選，便將鐵捧回家裏來，日日夜夜地鍛煉，費了整三年的精神，煉成兩把劍。

“當最末次開爐的那一日，是怎樣地駭人的景象呵！嘩啦啦地騰上一道白氣的時候，地面也覺得動搖。那白氣到天半便變成白雲，罩住了這處所，漸漸現出緋紅顏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爐子里，是躺着通紅的兩把劍。你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劍嘶嘶地吼着，慢慢轉成青色了。這

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見了劍，仔細看時，却還在爐底里，純青的，透明的，正象兩條冰。

“大歡喜的光采，便從你父親的眼睛里四射出來：他取起劍，拂拭着，拂拭着。然而悲慘的皺紋，却也从他的眉頭和嘴角出現了。他將那兩把劍分裝在兩個匣子里。

“‘你只要看這幾天的景象，就明白無論是誰，都知道劍已煉就的了。’他悄悄地對我說。‘一到明天，我必須去獻給大王。但獻劍的一天，也就是我命盡的日子。怕我們從此要長別了。’

“‘你……。’我很駭異，猜不透他的意思，不知怎麼說的好。我只是這樣地說：‘你這回有了這麼大的功勞……。’

“‘唉！你怎麼知道呢！’他說。‘大王是向來善于猜疑’又極殘忍的。這回我給他煉成了世間無二的劍，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給別人煉劍，來和他匹敵，或者超過他’。

“我掉淚了。”

“‘你不要悲哀。這是無法逃避的。眼淚決不能洗掉運命。我可是早已有準備在這裡了！’他的眼里忽然發出電火似的光芒，將一個劍匣放在我膝上。‘這是雄劍。’他說。‘你收着。明天，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間了。你不是懷孕已經五六個月了么？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撫養。一到成人之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給我報仇！’”

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眉間尺趕緊問。

“沒有回來！”她冷靜地說。“我四處打聽，也杳無消息，後來聽得人說，第一個用血來酬你父親自己煉成的劍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親。還怕他鬼魂作怪，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后苑了！”

眉間尺忽然全身都如燒着猛火，自己覺得每一枝毛發上都仿佛閃出火星來。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響。

他的母親站起了，揭去床頭的木板，下床點了松明，到門背後取過一把鋤，交給眉間尺道：“掘下去！”

眉間尺心跳着，但很沉靜的一鋤一鋤輕輕地掘下去。掘出來的都是黃土，約到五尺多深，土色有些不同了，似乎是爛掉的木材。

“看罢！要小心！”他的母親說。

眉間尺伏在掘開的洞穴旁邊，伸手下去，謹慎小心地掘開爛樹，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觸着冰雪的時候，那純青透明的劍也出現了。他看清了劍靶，捏着，提了出來。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驟然失了光輝，惟有青光充塞宇內。那劍便溶在這青光中，看去好象一無所有。眉間尺凝神細視，這才仿佛看見長五尺余，却並不見得怎樣鋒利，劍口反而有些渾圓，正如一片萐葉。

“你從此要改變你的优柔的性情，用這劍報仇去！”他的母親說。

“我已經改變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這劍報仇去！”

“但愿如此。你穿了青衣，背上這劍，衣劍一色，誰也看不明的。衣服我已經做在這裡，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不要記念我！”她向床後的破衣箱一指，說。

眉間尺取出新衣，試去一穿，長短正很合式。他便重行選好，裹了劍，放在枕邊，沉靜地躺下。他覺得自己已經改變了优柔的性情；他決心要并無心事一般，倒頭便睡，清晨醒來，毫不改變常態，從容地去尋他不共戴天的仇仇。

但他醒着。他翻來復去，總想坐起來。他聽到他母親的失望的輕輕的長歎。他聽到最初的鷄鳴；他知道已交子時，自己

是上了十六岁了。

二

当眉間尺肿着眼眶，头也不回的跨出門外，穿着青衣，背着青剑，迈开大步，径奔城中的时候，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都挂着露珠，其中隐藏着夜气。但是，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露珠里却閃出各样的光輝，渐渐幻成晓色了。远望前面，便依稀看見灰黑色的城牆和雉堞。

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街市上已經很熱鬧。男人們一排一排的呆站着；女人們也时时从門里探出头来。她們大半也肿着眼眶；蓬着头；黃黃的臉，連脂粉也不及塗抹。

眉間尺預覺到将有巨变降临，他們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

他径自向前走；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轉出北方，离王宮不远，人們就挤得密密层层，都伸着脖子。人丛中还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声音。他怕那看不見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然而人們却又在背后拥上来。他只得宛轉地退避；面前只看見人們的背脊和伸长的脖子。

忽然，前面的人們都陸續跪倒了；远远地有两匹馬并着跑过来。此后是拿着木棍、戈、刀、弓弩、旌旗的武人，走得滿路黃尘滾滾。又来了一輛四匹馬拉的大車，上面坐着一队人，有的打鐘击鼓，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劳什子。此后又是車，里面的人都穿画衣，不是老头子，便是矮胖子，个个滿臉油汗。接着又是一队拿刀枪剑戟的騎士。跪着的人們便都伏下去了。这时眉間尺正看見一輛黃盖的大車馳来，正中坐着一个画衣的胖子，花白胡子，小脑袋；腰間还依稀看見佩着和他背上同样的青剑。

他不觉全身一冷，但立刻又灼热起来，象是猛火焚燒着。他一面伸手向肩头捏住劍柄，一面提起脚，便从伏着的人們的脖子空处跨出去。

但他只走得五六步，就跌了一个倒栽葱，因为有人突然扭住了他的一只脚。这一跌又正压在一个干癯臉的少年身上；他正怕劍尖伤了他，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他也不暇計較，再望路上，不但黃盖車已經走过，連拥护的騎士也过去了一大陣了。

路旁的一切人們也都爬起来。干癯臉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間尺的衣領，不肯放手，說被他压坏了貴重的丹田，必須保險，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閑人們又即刻圍上來，呆看着，但誰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罵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癯臉少年的。眉間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脫身不得。这样地經過了煮熟一鍋小米的时光，眉間尺早已焦躁得渾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見減，还是津津有味似的。

前面的人圈子动搖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須黑眼睛，瘦得如鉄。他并不言語，只向眉間尺冷冷地一笑，一面举手輕輕地一拨干癯臉少年的下巴，而且看定了他的臉。那少年也向他看了一会，不覺慢慢地松了手，溜走了；那人也就溜走了；看的人們也都无聊地走散。只有几个人还來問眉間尺的年紀，住址，家里可有姊姊。眉間尺都不理他們。

他向南走着；心理想，城市中这么熱鬧，容易誤伤，还不如在南門外等候他回来，給父亲报仇罢，那地方是地曠人稀，实在很便于施展。这时滿城都議論着国王的游山，仪仗，威严，自己得見国王的榮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應該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很象蜜蜂的排衙。直至将近南門，这才漸漸地

冷靜。

他走出城外，坐在一株大桑樹下，取出兩個饅頭來充了飢；吃着的時候忽然記起母親來，不覺眼鼻一酸，然而此後倒也沒有什麼。周圍是一步一步地靜下去了，不至於很分明地聽到自己的呼吸。

天色愈暗，他也愈不安，盡目力望着前方，毫不見有國王回來的影子。上城賣菜的村人，一個個挑着空担出城回家去了。

人迹絕了許久之後，忽然從城里閃出那一個黑色的人來。

“走罷，眉間尺！國王在捉你了！”他說，聲音好像鴉鵂。

眉間尺渾身一顫，中了魔似的，立即跟着他走；後來是飛奔。他站定了喘息許多時，才明白已經到了杉樹林邊。後面遠處有銀白的條紋，是月亮已從那邊出現；前面卻僅有兩點燐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你怎麼認識我？……”他極其惶駭地問。

“哈哈！我一向認識你。”那人的聲音說。“我知道你背着雄劍，要給你的父親報仇，我也知道你報不成。豈但報不成；今天已經有人告密，你的仇人早從東門還宮，下令捕拿你了。”

眉間尺不覺傷心起來。

“唉唉，母親的嘆息是無怪的。”他低聲說。

“但她只知道一半。她不知道我要給你報仇。”

“你么？你肯給我報仇么，義士？”

“阿，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

“那麼，你同情于我們孤兒寡婦？……”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他嚴冷地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干淨過，現在却都成

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里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

“好。但你怎么給我報仇呢？”

“只要你給我兩件東西。”兩粒燐火下的聲音說。“那兩件么？你听着：一是你的劍，二是你的頭！”

眉間尺雖然覺得奇怪，有些狐疑，却並不吃驚。他一時開不得口。

“你不要疑心我將騙取你的性命和寶貝。”暗中的聲音又嚴冷地說。“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但你為什麼給我去報仇的呢？你認識我的父親么？”

“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但我要報仇，却並不為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

暗中的聲音剛剛停止，眉間尺便舉手向肩頭抽取青色的劍，順手從後項窩向前一削，頭顱墜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將劍交給黑色人。

“呵呵！”他一手接劍，一手捏著頭髮，提起眉間尺的頭來，對着那熱的死掉的嘴唇，接吻兩次，而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笑聲即刻散布在杉樹林中，深處隨着有一群燐火似的眼光閃動，倏忽臨近，聽到咻咻的餓狼的喘息。第一口撕盡了眉間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體全都不見了，血痕也頃刻舔盡，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最先頭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撲過來。他用青劍一揮，狼頭便墜在地面的青苔上。別的狼們第一口撕盡了它的皮，第二